

喧嚣的净土

郭宇一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器的净土喧嚣

的净土喧嚣的净土喧嚣的净



喧嚣的净土

xuan xiao de jing tu

郭宇一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1

五月，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季节。

这条街道又是这个城市的骄傲，这里的文化人常把它比作香榭丽榭，尽管他们之中真正去过巴黎的人有如凤毛麟角。

一丛丛淡黄的迎春花、白丁香、紫丁香，在柔和的玉兰花街灯光的映照下，如同三三两两喁喁私语的少女，散发着幽香，把这条街道点缀成一幅深色背景的油画。

紫罗兰咖啡厅就在这条街的中段，此时，正是黄金营业时间。

一辆红色夏利车几乎无声地停在咖啡厅的门前，从车里走下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她着一身米色西服套裙，做工和面料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从深棕色的手袋里抽出一张看不清面值的钞票，对司机做了一个“不必找了”的手势，转身旋进咖啡厅的玻璃门，进门后没有摘掉白色的宽边眼镜，在人们的注视下径直沿着旋转楼梯上了二楼，只留下一阵清脆的高跟鞋的囊囊声让他们去回味。

在二楼拐角处一间厢座里，那女子坐下，摘掉眼镜，叼起一支细支白色女士香烟，手中超薄型打火机“叭”的一声喷出一股淡蓝色的火苗，她嘬起红唇轻轻吸了一口，吐出一缕轻烟。又从手袋里掏出一张本省的经济日报看了起来。

就在她手中的香烟即将燃完的时候，一位戴着无边眼镜的中年男子夹着一只黑色羊皮公文包朝她走过来，她似乎早有感觉，放下报纸朝着他嫣然一笑。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吧！”男子主动道歉说。

“我也是刚来，怎么，会议刚结束？”

“是啊，成天就是没完没了的会、会、会。”说完，男子坐在她的对面。

女子抿着嘴浅浅一笑，红红的嘴唇两角向上好看地一翘，说：“过去的戏文里说得好，‘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谁让你市长的秘书呢？”

穿着超短裙的侍应笑容可掬地走上前来问道：“请问二位要点什么？”

女子不假思索地说：“两客冰淇淋，一杯咖啡，一杯可可。”

“请稍候。”侍应向后退了两步，转身走了。

女子双手托着下巴，半仰着脸忽闪着两只好看的大眼睛：“整整开了两天会了，还没完？瞧你人都开瘦了。真是‘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

“你以为这是开居委会么？这是市委常委会。而且这次常委会又不是一般的常委会，是决定下一届全市的人事问题。”

“那你又不是常委，怎么也参加呢？”

“我不是常委，刘市长是常委，人家开会，咱就得在外边守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办点什么事或者要个材料数字什么的。和你在戏台上一样，咱演的就是这个角色。”男子说。

“受委屈了是不是？”女子一边说一边伸出纤细手在他头上

抚摸了一下，“说实在的，也真有点委屈你了。论能力，论才华，你哪一点比他们差，可人家就是副市长，你就是秘书，你就得侍候着人家。唉，什么公平竞争机会均等！”女子慨叹着，呷了一口侍应刚刚送上来的咖啡。

“难得我们傅如歌小姐慧眼识英雄，可话不能这么说，要论嘴巴论笔杆，我还勉强可以充数，要论经验论阅历论平衡技巧，说实在的，我连半瓶醋也够不上。”男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原来我们的大秘书竟如此之胆小怕事，这里一没有领导在场，二没有人现场录音，说话干嘛还要那么含蓄，那么留有余地。别人我不了解，就和刘市长比吧，你李心钢比他差到哪里？无非是不如他老谋深算，不如他会搞人际关系，一句话，你所缺乏的只不过是一个政客的素质和官场的磨练。可是他懂电脑么？他懂外语么？他懂市场经济金融管理么？我听过他的好几次报告，不是贬低你的顶头上司，他大概连于光远那本《政治经济学》都不一定能考及格。你呀，还替他们吹呢！”傅如歌一边说，一边用右手食指在李心钢的眉心处亲昵地点了一下。

“你可别作贱人家刘市长噢！人家对我可是不薄，那年还不是人家一句话，我才从一个化工局的小干事提到市政府当了秘书。刘备有什么才，就是他会用人，能把五虎上将糊弄到自己手下，肯三顾茅庐去请来诸葛亮，这就是本事，一招鲜，吃遍天，人家就能当皇帝。”

“哟哟哟，照你这么说，刘市长就是刘备，你就是诸葛亮啦！嘻嘻！”傅如歌笑得前仰后合。

李心钢有点不好意思了：“别曲解我的原意嘛，我那不过是打个比方。人家刘市长有许多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就说对他的下属吧，挺能体谅的，有什么个人问题，能帮着解决的尽量帮着解决。你看，凡是跟过他的人，提拔起来的有多少了？这一点就不简单，人家就有了群众基础。所以你看人家办点什么事，一个电话，一张条子，

就通行无阻，别人行么？什么叫能力，这不能不说也是能力，而且在当今我们这个国家，是远比其他能力重要得多的能力。要说懂电脑懂外语懂经济管理，中国这样的人多了，那些人当教师当研究员纸上谈兵行，真正操作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经济理论和经济事务那是两回事。不懂中国国情不行，这才是最重要的知识。”

傅如歌听李心钢一通神侃，似乎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就问：“那么，这次市里人事变动，刘市长是不是有望晋升为常务副市长或者正市长？”

李心钢沉吟半晌，说：“本来他完全有希望晋升常务副市长，各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可最近上面有精神，常务副市长要选拔跨世纪的人才，一个跨世纪，就把老汉跨下去了。唉，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呀！你不听有一首顺口溜说‘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才德作参考’嘛！不过刘市长虽然升迁受阻，可现在在这顶纱帽再戴一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喂，这话你可别到外边瞎吵吵啊！”

咖啡厅的音响放送出一支钢琴曲，傅如歌扬扬手，止住了李心钢的话。这是她最喜欢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徐缓的节奏，如歌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恬静悠远的境界。她眯起眼睛全身心地欣赏着。李心钢理解她的爱好，就不再吭声，默默地小口抿着冰淇淋。同时，他也用心地听着，老实说，他听不大懂，可是他觉着好听。他每次到傅如歌那里，一进门，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音响，整个房间里就充满了钢琴的叮咚声或者是弦乐四重奏的交响，这些声响嵌进了他的记忆，令他一听到这种声音就产生一种联想，就仿佛又走进了傅如歌的温馨的小屋，有如闻到她身上散发的她常用的那种淡雅的香水味就想到他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刻一样。他原本对于音乐就有兴趣，如今加上了这层情感，成了一种爱好，沉溺在音乐声中，他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远离尘嚣的感觉，他可以暂时忘却仕途的小小失意，官场的种种不快，可以忘却妻子成天向他唠叨的她

们商店的那些无聊事和家里的那些烦心事。久而久之，音乐成了他和傅如歌之间一种情感的介质，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熟悉的甚至是类似的音乐声，他就像到了傅如歌的小屋，就像傅如歌站在他的面前，忽闪着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向他生动地述说着什么。

音乐停了。傅如歌仍然微微闭着眼睛，她还沉浸在《月光奏鸣曲》的意境之中。

他隔着咖啡桌注视着傅如歌，他觉得她此时可爱之极，她就是那无数美妙的乐曲凝成的，简直可以说完美无缺。他忍不住对着她的秀发轻轻吹了一口气。

傅如歌长长的睫毛耸动了一下，睁开眼睛。她看着李心钢那深情的神态，娇嗔地斜他一眼，那一眼在李心钢看来，真抵得上一札情书。

就是此时，他腰间的BP机响了。

傅如歌一脸不快：“怎么，刚刚开完会，就又有事叫你，连个周末也不让人过？”

李心钢仰仰脖子伸伸懒腰说：“你不是刚才还说‘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么？”说着，拎起了公文包，“咱们一块走，今天你陪我一块办事。办完事你请客，好吗？”

“碰到这么扫兴的事，还有心说笑话。”傅如歌嘟着嘴说。

“要永远微笑着面对世界。还是我的格言。别扫兴。走。”

他们走出咖啡厅，钻进一辆计程车。

“你先送我回去，办完事要是还早，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直接到我家里来。”

李心钢侧过脸看看她，说：“不，今天要破破例，你陪我办完事，再请我吃一顿，然后我再送你回家。”

傅如歌白他一眼，吩咐司机：“五一路。”

“不，前进路。”李心钢纠正道。

司机笑着扭回头来：“二位商量好了，到底去哪儿？”

“前进路。听我的。”李心钢大声说。

傅如歌攥起小小的拳头在李心钢的腿上轻轻捣了一下：“你在搞什么阴谋？”

“不是阴谋，是阳谋，大大的阳谋。”李心钢笑着说。

汽车开进了前进路的一片住宅区，在一幢楼前停下来。李心钢付过车钱，车开走了。

“你玩的什么鬼把戏，到底要让我跟你到哪里去？”傅如歌站在楼前。

李心钢摘下腰间的BP机，举在傅如歌面前，上面的液晶显示出一行字：事已办妥，请今晚9时到家中来。于。

傅如歌不解地问：“什么事已经办妥？这个姓于的是谁？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我跟你来？”

李心钢笑了：“这位姓于的就是欣荣集团公司的于总裁。”

傅如歌高兴得双脚一蹦：“这么说，那件事办妥了？”

“你没看到BP机上写得明明白白——事已办妥么？要不，我能带你来？一路上还嘬着个嘴。现在怎么不嘬了？”

傅如歌举起两只小拳头高频率地击打着李心钢的胸口：“你真坏，卖了这么长时间关子，让人家蒙在鼓里。”

李心钢一反手攥住了她的手说：“时间到了，一会儿上去，你什么也别，一切听我的。”

于总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李心钢向于总裁介绍道：“这位是傅如歌小姐，这位是于总。”

“你好！”

两人同时说，同时伸出手。

“李秘书，一切都办好了。这是三千股职工内部股。每股三元，一共是九千元。我们公司的股票近期就要在深圳上市。”

“真太谢谢你了。”李心钢说。

“谢什么。刘市长关照过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傅小姐是刘市

长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况且区区小事，算得了什么？”

“怎么样，”李心钢对傅如歌说，“刚才我在路上还对你说，于总是个痛快人，不假吧。”

傅如歌的大眼睛充满了笑意，朝着于总点了点头。

李心钢从于总手里接过股权证，抬眼歉意地望望于总说：“于总，刚才接到你的传呼，我就和傅小姐直接来了，银行下班了，没来得及提款，明天给你送来钱好吗？”

于总一只手朝空中一挥，笑道：“李秘书说哪里的话，傅小姐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拿来好了。”

“真不好意思，这么麻烦于总，”傅如歌说，“顺便问一句，贵公司的股票大约什么时候上市？”

“国家证券公司的批文已经回来了，最多还有两个月就可上市。行情看好，初上市的开盘价可以达到 13 至 15 元，专家预测，一个月之内，有望升至 25 元左右。傅小姐请放心，靠这批股票发大财不可能，但它肯定会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安慰的。”于总向傅如歌交了底。

从于总家出来，一路上傅如歌真有点心花怒放。这是她第一次玩股票，她没有想到，在证券这个领域里，赚钱竟是如此轻而易举。一倒手就是几万的赚头。哪像她前几年在西餐厅里拉琴，一个晚上 50 元自己觉得满不少了，可那算什么呀！就这点股票，一买一卖之间，就抵得上当年自己整整干三四年的。说起来她真感激李心钢，那一次她也是听别人说炒股赚钱快，随便说了一句，没想到他就当了真，说要给她搞一点原始股，她原本也没放在心上，想不到这么快就办成了。这事真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难道真的是今年她有点财运？那次在延庆寺里抽了个上上签，解签的和尚就说过她今年财星高照。她不信这些，只当说着玩玩。其实，她并不是个很看重金钱的人，在她的众多的追求者中也有几个可以称得上是小小的富翁的人，而且有的也有不俗的谈吐，并非那些满身铜臭的

暴发户。只是她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可以说是有点苛刻，她又任性得几乎近于执拗，于是她拒绝了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美好姻缘，而爱上了一个有着家室妻儿的李心钢。那时李心钢只不过是一个化工局的小小干事，女伴们都说傅如歌你疯了么，你图他什么呢？她只是笑笑，让她说出来她爱上李心钢什么了，她自己也说不出。和他在一起总有好心情。她说，这就是她爱上李心钢的惟一的理由。

他们并肩走在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的便道上，好久好久了，他们没有在这样的静夜里散步了。

“这下，你可该感谢人家刘市长了吧。”李心钢说。

“为什么？”傅如歌问。

“你没听见刚才于总说的，是刘市长和他打了招呼的？”

“我才不感谢他呢，他打招呼是给你面子，要感谢我只能感谢你，你说的是吗？”傅如歌说。

“你呀你呀，真是个认死理的小姑娘。我算什么，于总肯听我的？是我求了刘市长，他给于总去了电话，人家于总才买账的，人家买的是刘市长的账。这层关系，你得搞清楚。”李心钢说着，用力捏了一下傅如歌的手，她“哎哟”叫了一声。

“我偏不感谢他，这事在他来说是那么轻而易举，只是一个电话就成，这只能说明他神通广大。从这件事也完全可以想到他为自己能办多大的事，能捞多少好处，咱们充其量不过是吃了人家的一点残羹剩饭而已，有什么值得感谢的？”

李心钢停下了脚步，审视着傅如歌的脸：“你怎么啦？刘市长哪儿惹着你了？平时你看着人家不顺眼，这次人家给你办了好事，你不但不领情，还说这些风凉话。人家好歹是我的领导，咱们的副市长呀！”

傅如歌调皮地斜他一眼：“要说吧，人家刘市长见了我也挺和气挺亲切的，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他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像

一个不高明的演员在演戏，让我觉得别扭。我这个人议论起别人来又总是只凭自己的感觉——我才不管他是什么领导不领导市长不市长呢！”

李心钢笑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真拿你没办法。”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到了傅如歌的家门口了。

2

傅如歌的家所在的小区是这个城市的模范小区，那是前些年大搞房地产开发时在一片荒地上新建起来的，市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把这个小区建设成这个城市的窗口，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质量，商业网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人均绿地面积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中央领导、外宾内宾但凡来到这个城市，这里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参观点。小区几百栋造型新颖的公寓楼和小巧精致的别墅群以它们真实的存在显示着市领导的政绩。

住在这里的居民真是这个城市的幸运儿。

傅如歌就是这些个幸运儿中的一位。

傅如歌的屋子装潢得并不考究，也没有什么高档的陈设，甚至可以说是洁而不整，有一种艺术家住室的那种随意的凌乱，白色的墙壁上无规则地挂着各种大小不同的镜框，屋里最显眼的就是立在墙角的那架“海曼”钢琴和钢琴上摆着的一尊断臂的维纳斯。

一走进房门，傅如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的开关。

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旋律从那个黑匣子里流淌出来，顿时，这个小小的房间充满了温馨。

傅如歌走进内室，换了一身枇杷色的休闲装，又回到客厅，把身子懒懒地重重地摔在沙发上，她太累了，半躺在沙发上听音乐，

这就是她最好的放松最好的休息。

李心钢坐在她的旁边，仰起头，枕在沙发的靠背上，他闭上眼睛，尽情地体味着乐曲的内涵，《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他熟知的故事，循着莎士比亚去理解老柴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精神虽说可以转化成物质，但是却无法直接用来替代物质。傅如歌先站了起来问道：“喂，宝贝儿，你饿了吧？”

李心钢抬起头来一笑：“我还以为你不饿呢！”

“说吧，吃点什么？让我来慰劳我们的有功之臣。”

“岂敢岂敢，随便随便。”李心钢打趣说。

傅如歌系上一条唐老鸭图案的围裙，走进厨房，叮叮当当，不一会，就端出几个盘子来。

李心钢坐在餐桌旁，有滋有味地吃着，傅如歌做的饭，他吃起来，总觉得挺对味。吃好了，就抹抹嘴，放下了筷子。

“怎么样？不难吃吧？”

李心钢煞有介事地摇摇头：“犒劳有功之臣就用这种粗茶淡饭？”

傅如歌噘起小嘴：“人家刚才问你要吃什么，你说随便么？”

“粗茶淡饭倒无所谓，只是还缺一样东西……”

“哟，忘记了，我这里有酒，还是好酒呐。”

李心钢摇摇头：“还有比酒更香的。”

“什么，你快说么！”

李心钢用食指在嘴唇上比划了一下。

傅如歌会意，对他做了个鬼脸：“坏蛋，馋猫。”

馋猫一下子扑了上来，把傅如歌擒在他有力的双爪下，傅如歌此时就真如一只被逮住以后失去了抵抗力的小白鼠一样软软地倒在猫儿的爪下任其宰割……

一个长长的热吻……

李心钢的胸口狂跳不已，傅如歌满面潮红。

他们相拥着坐到沙发上。

窗外，一轮上弦月伴着一颗孤星，他俩不约而同地抬眼望着深蓝色的夜幕上这惟一的景致。

墙上的石英钟奏出一段叮叮咚咚的音乐——11点了。

“心钢，不早了，你该回家了。”傅如歌脸上现出一丝忧悒。

李心钢抬头看看她的脸，犹豫半晌，终于呐呐地说：“如歌，今晚我不走了。好么？”

傅如歌眼睛一亮，但随即又暗淡下去了。她说：“我当然希望你能天天陪着我，永远陪着我。可你的家，你家中的那位贤妻，还有你那位雷公脾气的老爸，你怎么向他们交待？”

李心钢说：“刚才离开机关的时候，我已经给家里拨了电话，告诉他们今晚有事，可能不回去了。”

傅如歌脸上现出了微笑：“原来你早已预谋好了，你真鬼！”

李心钢把傅如歌抱在怀里，让她舒舒服服坐在自己的膝头。他俯在她的耳边轻轻说：“今天，我可以好好地陪陪你了。”

傅如歌抚摸着李心钢的耳垂说：“其实，你昨天才最该来。昨天半夜那场雷雨真可怕，风那么大，你看，窗外这棵大树摇来摆去，就像一个披着长发的妖怪，闪电一亮，我眼看着它张牙舞爪就像要扑过来一样。我吓得尖叫了一声，心都快跳出来了……”

“又撒娇了吧。”

“你不在身边，我撒娇给谁看？”

他双手捧起她的脸颊，突然变换了一种口气对她说：“如歌，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到那时，我天天都在身边陪着你。好不好？”

傅如歌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真的？”

李心钢夸张地使劲点了点头：“嗯，真的。我从来都不对你说假话。”

“这么说，你真的下定决心了？”

“是。”李心钢两手攥住傅如歌的两手，“如歌，这些天来，我一直在矛盾斗争着，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不能再犹豫了。”

李心钢的话并没有激起傅如歌多少兴奋，相反，她听了他的话反而十分的冷静：“心钢，你可要三思后而行呀！你这样做，你那雷公老爸能答应么？”

李心钢说：“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该摊牌的时候就摊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能承受得了。”

“你能承受得了，她能承受得了么？你的女儿能承受得了么？说真话，她真够得上是一位贤妻良母了，你刚刚插队回城时人家就嫁给你，这么多年来，好不容易含辛茹苦地盼望你有点出息了，你离开了她，她能接受么？再说，你的女儿那么可爱，她是没有一点罪过的，让她幼小的心灵也承担这样的不幸真有点于心不忍。每当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对不起她们。我是一个人们眼中可恶的第三者……”

傅如歌说着，两行晶莹的泪水已经爬过她美丽的脸颊。

李心钢看了一眼傅如歌。

唉，犹豫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记得他们刚刚要好的时候，谈起过将来的结局，那时傅如歌就曾经这样说过。当时李心钢以为她是在玩弄欲擒故纵的策略呢。看来并非如此，冤枉她了，这个善良的女人。

“如歌，你不要这样讲。如果说给他们带来伤害，我应当负全部责任，不关你什么事。我曾经多次对你讲过，我深知我的妻子是一位有口皆碑的贤妻良母，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她共同生活十多年的。但是我和她之间没有爱，或者说只是单向的爱，即便没有你，我也会走这一步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从来只觉得自己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认识你以后，我才突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男人，我才体味到爱的滋味，我才感觉到一

个男人的乐趣与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你救了我,是你成全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认识了你,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无论将来如何,我都会深深感激你的。假如你真的因为我的离异而有一种负罪感、觉得不安而非常痛苦的话,我们俩是否结合并不重要,我能够摆脱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感到满足了。你可以而且也应该去寻求平衡寻求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爱,到那时我将真心地祝愿你,真的。你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伪君子吧?”

傅如歌微微地摇了摇头。

真正艺术类型女人对于感情的真伪都有着非凡的直觉能力,何况她又是一个异常聪明的女人。

沉默。

只有墙上电子钟的咔嗒咔嗒声充斥着这间小屋。

在别人的心目中,傅如歌是一位很出奇的女子。在她所在的歌舞团里,按照时下人们的所谓条件恐怕没有人比她更优越一些。她的长相气质曾让许多人为之倾倒,直到现在,她门口的信箱里仍然常常塞满那些追求者们的发烫的信件,那位送信的小姑娘有一次对她说,她在公众邮箱里取出来的信件都没有给她送来的多,她听了淡然一笑,把那些凝聚着浓烈痴情的精美信笺不屑地弃之一旁,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把它们付之一炬。她鄙夷这些人,怎么 20 世纪 90 年代了,还像古代才子佳人一般尺素传情,不是笨伯那就一定有心理障碍。她也并不是没有过恋爱的经历,但是那些看起来也挺潇洒利落的男人们为什么见了她就失去了阳刚之气,一味地对她彬彬有礼地一如听差待从?

她一直是团里的首席小提琴。可她忽然又喜爱上了文学,她和李心钢相识就是在省作协举办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那次,她只带去了两篇散文,然而却成了整个座谈会的中心,她的作品被主编赞不绝口,那位胖乎乎的主编眯着笑眼和她作了一个下午的单独谈

话,说不但要两篇同时发表,而且还要配发她的小传和照片。这使得她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她深知自己的作品远远不应该受到这样规格的礼遇。而在众多的作品中,她读到了一篇很让她感动的小说,在讨论的时候,她首先发言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可万万没有料到,就是这位小说的作者却在发言中对她的文章发表了和大家截然不同的看法,指出了作品中诸多不足之处。他的发言令主编十分尴尬,但是傅如歌却觉得他全说在了点子上。最让主编难堪的是他最后说道,如今,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十分奇特的现象,提拔干部常常忽略才德因素,婚姻大事往往忽略爱情因素,评价作品常常忽略文学因素。傅如歌当然听出来他指的是什么了,当下脸儿绯红。

但是,她却深深地记住了这位戴无边眼镜的青年。

她向主编要回了自己的那两篇作品,作了较大的改动。作品发表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那次座谈会,傅如歌结识了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她的家里一度时间很是热闹了一番,但到后来,别人来的渐渐少了,最后,只剩下了那个戴无边眼镜的青年。

他叫李心钢。

傅如歌对于生活并不苛求,甚至一直抱着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早在她认识李心钢以前,在她风华正茂之时,她也从没有以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她也曾经渴望过爱情,但是在接触过几个男人之后,她感到是那样的乏味,那样打不起精神。后来她看到身边的女友们一个个地成家了,表面的恩爱后面常常掩盖着许多无奈甚至辛酸,那些婚前一副奴才相的男人们婚后有的摆出了一副主子的架势,有的则从奴才进而退化成了太监。男人们怎么如此好走极端?她对男人开始失望了,一度时期甚至下定决心做一个独身主义者。当三年前李心钢进入了她的生活之后,才又使她重新燃起爱的火焰,只是李心钢是一位有妇之夫,这不能不成为他们之间交往

的障碍。她并不是那种很重视传统道德观念的人，从来也没有认为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一旦组成家庭就一定要从一而终。她知道李心钢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这一事实却在她心头罩上一层阴影，因为她不愿伤害别人。她深深地陷入这一二律背反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要找到一个两全之策并不比设计一架永动机容易些，后来她索性不再想了，听其自然吧！

她的女友田梦曾经对她说，李心钢这人是怎么了，和你好了三年多了，不见一点动静，该不会把你给闪了吧。傅如歌对此抱以淡淡一笑，她深知他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对于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妻子，他长时间犹豫不决未能一刀两断，更说明他的憨厚。

如今，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听到这个消息，她说不清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明明是她从一开始以身相许时就盼望的，可为什么竟然没有给她带来些许兴奋？她想，也许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对于李心钢妻子孩子的负疚感，还有，就是她知道，李心钢一旦要在他的家庭中挑起这场争端，他将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他的家里肯定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暴风雨。她甚至都能想象得到，李心钢的父亲，那个长着一身结实腱子肉的胖老头将会怎样大发雷霆。别看儿子是市长的秘书，他才不管这一套哩，照样会用他厚重的手掌在你的脸上留下五道手指印的。但是事已至此，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她想。

“心钢，”傅如歌仰起脸对他说，“我知道，现在最难的就是你，你要处理这件事，就要把每个细节都想好，尽量考虑得周全些，她有什么要求，你尽量要满足人家，家里的什么东西你都留给人家好了，就是你们分开以后，她有什么困难你也完全应该帮助才是。至于孩子，你放心，我会好好待她的。我知道，她和孩子相依为命，离不开孩子，但我们可以负责抚养……”

李心钢听了傅如歌的话，低下了头，低声说：“如歌，你真好！”

窗外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被浓云遮住了。